

家族史 – 太爺蘇氏與我

108062226 蘇志翔

一、序

我的名字是蘇志翔。我哥的名字則是蘇志成。

我的「翔」代表了父母期望我能如鳥一般自由的翱翔；我哥的「成」則代表父母希望「有志者事竟成」。

而我們兩個的「志」則都源自於「志」字輩。

「你們這代是『志』字輩，然後下一代是『伯』字輩喔。」國小五年級時，父親曾這樣對我說過。我曾想追問為什麼這樣規定，但父親只是笑著搖了搖頭說：長大你就知道了。

隨著年齡增長，我猜測到了原因可能是源自於我們家族的祖籍。不過祖籍在哪？老家現在長什麼樣子？諸多疑問的解答仍然不明，父親及奶奶也不願意給我解答。

一直到 2021 年的暑假，父親趁我回家時，帶我回了他小時候的老家，謎底這才揭曉。

我們家的祖籍是高雄的太爺蘇氏。

而我是太爺蘇氏第十一世孫，蘇志翔。

二、動機與目的

在知道祖籍的當下，其實我心裡比起激動，更多的是不真實感、自身面對上百年歷史的渺小，以及隨之而來的疑惑。照理來說，祖籍是家族的根源，從小便教導祖籍的緣故應該有助於我們培養對姓氏以及家族的認同感。

然而我卻是在二十歲這年第一次得知自己的祖籍，在此之前從不曉得。原因是為什麼？我感到納悶。這正是我製作這份書面報告的動機。

在這份書面報告中，我將把內容分成以下四點：

一、**探本窮源** – 釐清太爺蘇氏的家族史。

二、**蘇家墓厝行** – 開始著手調查為何父親與奶奶於二十歲那年才願意告訴我祖籍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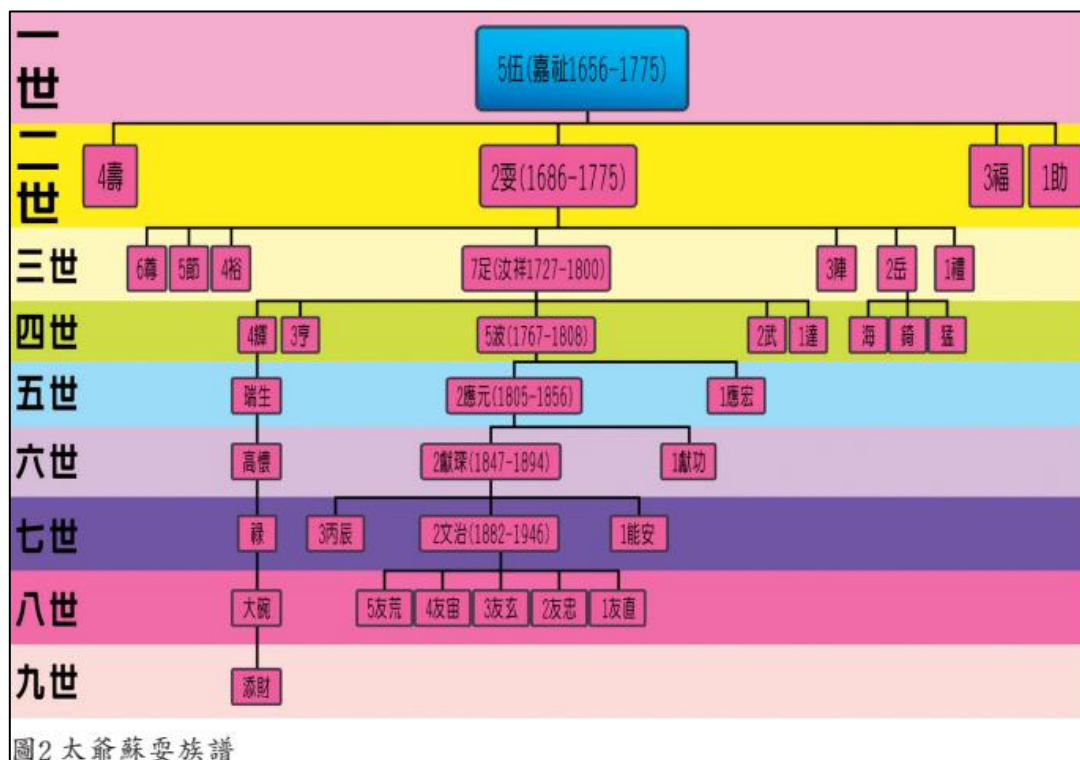
三、**調查** – 在二十歲這年，父親及奶奶才願意告知我祖籍的過程。

四、**結語** – 我對這次書面報告的結論。

三、 探本窮源

太爺蘇家的起源，最早是從福建泉州的同安縣的社民蘇伍，隨任職於鄭軍右虎衛左協的二兄蘇全渡臺，並於高雄太爺開墾。¹

其後陸續傳宗接代，族譜如下圖所示：



↑ 太爺蘇氏自開台祖開始的族譜。(圖片來源)²

在族譜之中，比較吸引我目光的是第五代的蘇應元，以及蘇應元的兒子、第六代的蘇獻琛。蘇應元於當時中過文武秀才，而蘇獻琛中過文秀才，因此聞名於太爺。當時民眾便將蘇應元的居住地，也就是現今的太爺蘇家古厝，稱為「應元大厝」，此名稱便沿用至今。



← 太爺蘇家古厝現況
(圖片來源)³

¹ 陳進財，《湖內鄉誌》(高雄：湖內鄉公所，1986)，頁 82。

² 蘇淑芬，〈高雄太爺蘇家之歷史發展及其古厝〉，《國史館台灣文獻季刊 64 卷第四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頁 5

³ 不明，〈太爺蘇家古厝〉，《維基百科》，2022 年 12 月 5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太爺蘇家古厝>，2022 年 12 月 28 日閱讀

不過實際上，「應元大厝」並非由蘇應元所興建。根據蘇淑芬教授〈高雄太爺蘇家之歷史發展及其古厝〉中所探討：

……從契約書中所記下的界線看來，正是目前蘇氏古厝的土地。可見從乾隆40年起，蘇足就已經從姪兒手上收購土田，因此他的直系後代，包括五兒波後代蘇應元在內，都住在這間古厝裡……這棟古厝約建於乾隆43年(1778)以後，屋齡約二百三十多年。⁴

所以這間充滿歷史意義的古厝正是由第三代的蘇足於乾隆43年前後興建而成。

而上面這份族譜的製作，則是由第七代的蘇文治經過一番努力製作而成的。根據其兒子，第八代的蘇友荒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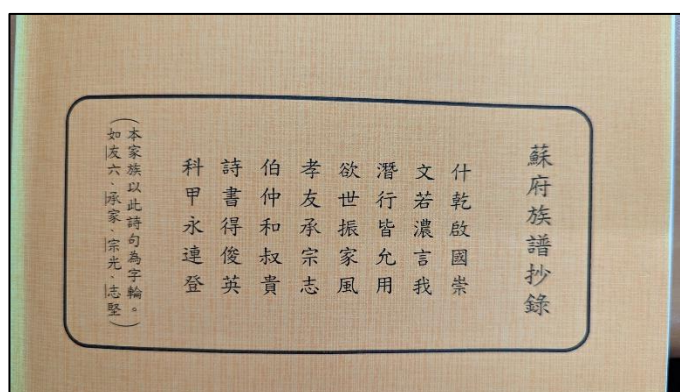
近代因政府將戶口整理得完全，較容易調查，但日治以前各代就不易查出了。我記得小時候，跟著爸爬山涉水，在雜草中尋找墓牌又挨戶訪問調查各家之神主。為調查第六代以前之族譜所花苦心，希族人體念。⁵

其調查過程之艱辛，從上文便可見一斑。

而蘇文治所抄錄的〈蘇府族譜抄錄〉，即為太爺蘇氏中字輩的來源(如下圖)：

什乾啟國崇，文若濃言我。潛行皆允用，欲世振家風。

孝友承宗志，伯仲和叔貴，詩書得俊英，科甲永聯登。



↑ 蘇氏族譜抄錄。(圖片來源：本人)

我名字中的「志」便是源自於第五句的「孝友承宗志」。

有趣的是，照理來說，作為上一代的父親的字輩應該要是「宗」，不過據我父親所述，蘇文治期望後代有所成就，不要與其他文盲的族人為伍，而是要比他們崇高，所以就規定他們家的「宗」字輩要在上頭加一個「山」，改成「崇」字輩。所以父親的「崇」字輩便由此而來。

⁴ 蘇淑芬，〈高雄太爺蘇家之歷史發展及其古厝〉，頁 11-12

⁵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 44。

四、 蘇家墓厝行

在 2022 年 2 月 5 號春節期間，父親趁著親戚們，也就是姑姑、我的表哥等人都在的時候，帶我們回去了太爺蘇家的墓厝。在那邊，我們見到了現在的族譜編纂者 — 吳嘉德先生。

太爺蘇家的墓厝位於台南市仁德區。據吳嘉德於族譜後記所言：

原僅有兩座清朝古墓，在西元 1934 年七世蘇文治先生首開先例，創建如生堂，將去世族人一律火化，骨灰罈放置堂中……目前有骨灰罈數十個，一樓正廳已無位置再放置骨灰罈，已有一部份移至二樓放置。⁶

蘇家墓厝的歷史已然有 90 餘年。墓厝的庭院正中間擺放著一尊蘇文治的雕像，這是為了紀念蘇文治先生對於墓厝的貢獻。

在前往墓厝的路上，奶奶邊走邊訴說著，上次來這邊已經是幾十年前了之類的話語。很湊巧的，吳嘉德先生正好在裏頭打掃環境。在經過一番介紹後，奶奶微微顫抖的握著他的手，又是興奮、又是著急的用台語詢問：「你是哪一家的」、「喔，蘇承家的外孫，我見過你阿公呢！」彷彿在嘗試用言語去彌補幾十年來與家族脫節的遺憾。

在墓厝，我第一次見到了出生之前便已經去世的爺爺和阿祖(奶奶的母親)的骨灰罈，以及他們的遺照。隨著奶奶與父親的介紹，我對於墓厝及先人的遺照頓時有種親切感油然而生，儘管之前從來未見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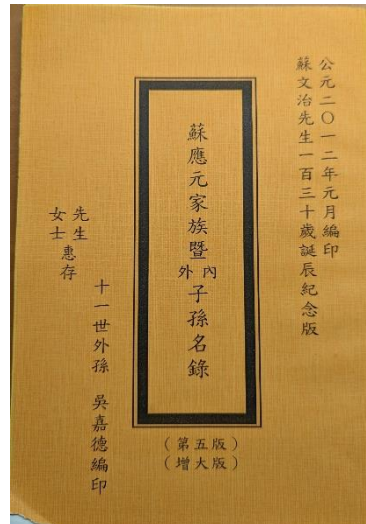
↑ 蘇家墓厝的團體照，紅圈為本人，藍圈為我爸，黃圈為奶奶。
(圖片來源：本人)

離去之前，吳嘉德先生給了我們一人一本由他於 2012 年所編纂的族譜，裡面有約 600 多人的資料。拿在手上翻閱，我感受到了歷史的重量。

而越是翻閱，我越是好奇。在 2021 年的暑假，父親、姑姑及奶奶等人就先跟我提過我們家族的身世，而在這次前往墓厝後我對於家世更加了解，但也對於為何直到現在才開始和我們提到我們的家世感到困惑。

我決定開始著手調查。

⁶ 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暨內外子孫名錄》(自行印刷，2012 年)，頁 72



↑ 蘇應元家族暨內外子孫名錄。(圖片來源：本人)

五、 調查

過程中，我先訪問了我奶奶，再去詢問我父親。一開始詢問的時候，我奶奶還有點猶豫，但經過我鏗而不捨的詢問下，這才緩緩開口。

奶奶說，其實在我父親、姑姑們還小的時候，家中其實是很有錢的。爺爺蘇承黎是一個服裝工廠的老闆。當時爺爺一家都居住在太爺生活。那時候他們生活不愁吃穿，甚至還有幾塊地。

不過在我父親考上大學後，一切都變了調。

奶奶提到，爺爺在還是老闆的時候，受到他的一個朋友請託—朋友想要像爺爺一樣開個工廠，所以請他做保證人。

根據民法 739 條：

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⁷

也就是說，當你成為其他人的保證人時，若該人償還不了債務，則你必須代替他償還全部的債務。

而在成為了保證人後不到半年，朋友的工廠即因經營不善倒閉而跑路。追債人找不到人的情況下，就前來找爺爺一家討債。不過因為債務實在太龐大，就算把工廠、地都賣掉也是無法償還；而金額太龐大，也沒有親戚願意借他們錢。走投無路之下，他們決定帶著兩個姑姑，跟著逃債了。

奶奶說到這裡的時候，一邊講著「你爺爺就是太善良才會這樣。」一邊落淚。父親同樣也提到了這件事，講完了還忍不住跟我警告：「絕對！絕對不要當別人的保證人，無論那個人和你有多親密都一樣！」

在他們跑路之際，父親正在上課。父親回憶道，當時收到爺爺和奶奶的來信後，他偷偷回了一趟太爺的家，發現家門口已經被油漆和紙張堆滿，還有人悄悄

⁷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 年 12 月 31 日更新，<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2023 年 1 月 1 日查看

蹲在附近的隱蔽處，像是哨衛一樣觀察室內是否有生活的跡象。父親不敢多留，趕快回去大學避難。

而在之後的幾年，父親說他就像是被家庭拋棄了一般，無論是過年、清明、國慶等日子，他都沒辦法回家，只有偶爾爺爺奶奶寄來的幾封信證明他們還存在於這個世上。

而據奶奶所說，信的內容除了有生活費外，也要父親不要擔心家裡的生活，她和他爸爸(爺爺)會解決家中的溫飽。說到這裡的時候，她又抹了一下眼睛，表示很對不起姑姑們。據她所述，兩位姑姑原本有希望考上大學的，但因為家庭因素，姑姑們高中畢業後就去工作了。

而我幾年前湊巧有詢問過姑姑們為什麼只有高中畢業，而她們笑著說：「現在過的幸福就好啦！」不曉得她們是笑容中隱藏著諸多的苦澀，還是在經過了苦澀的過去後才展露出的微笑呢？不過我衷心希望是後者。

父親說他就接著讀到博士畢業，接著在台北工作後又過了幾年才和爺爺一家會合。而這段期間他們依舊戰戰兢兢的活著，不過可能是因為高雄太爺距離台北有一段距離，或是爺爺奶奶實在是躲的太好，完全沒有追債人討債的跡象。隨後，我哥和我陸續出生，父親母親的職場生涯也漸入佳境，生活開始好轉了起來。

不過因為欠債的關係，父親一家始終不曾嘗試和親戚聯絡過，怕把他們牽扯進債務糾紛中。父親說直到幾年前，債權時效已經過了二十五年後，確定不需要償還大筆的債務後，才漸漸的與親戚們恢復連絡。到了最近，父親也開始和我們提到了先前太爺蘇家的歷史。

不過聽父親說完後，我去查詢了一下民法 125 條：

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⁸

目前法律債權的最久時效為 15 年，且 30 年前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當時可能是因為很難了解債務相關的法規，而產生的誤會吧。

六、 結語

透過這次的書面報告，我彙整了太爺蘇家的歷史，以及為何我們家直到這幾年才開始向我們年輕一輩介紹起他們的過去。

在這次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我才理解到奶奶及父親那段時間的生活是如許的不容易。在為他們致上敬意之際，也不禁讓我認知到現在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

此外對於太爺蘇氏，儘管一開始，我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家世而有些不知所措，但隨著時間過去，我的生活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依舊在新竹吃著熱騰騰的飯菜，吹著新竹的風。

或許是因為這是屬於上一代的故事吧。

父親在太爺蘇家的三合院前一臉懷念地講著小時候的林林總總的臉；奶奶帶著我參觀她常帶父親及姑姑們去的寺廟時追憶的微笑……我想，回到家鄉對他們

⁸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 年 12 月 31 日更新，<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2023 年 1 月 1 日查看

來說除了追憶過去之外，也像是在對撐過了艱辛日子的自己說了聲，「辛苦了」。

我期許閱讀過這份報告的人，能夠知曉太爺蘇氏的家族史以及我的家族史以供參考。

七、 參考文獻

- 陳進財，《湖內鄉誌》（高雄：湖內鄉公所，1986）
- 蘇淑芬，〈高雄太爺蘇家之歷史發展及其古厝〉，《國史館台灣文獻季刊 64 卷第四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
- 〈太爺蘇家古厝〉，《維基百科》，2022 年 12 月 5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太爺蘇家古厝>
-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
- 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暨內外子孫名錄》（自行印刷，2012 年）
-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 年 12 月 31 日更新，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